

禮

記

訓

纂

禮記訓纂卷三十四

寶應朱彬輯

奔喪弟三十四

鄭目錄曰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

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與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正義漢書藝文志云

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

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

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

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此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間故又哭盡哀

親注

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間故問
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
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唯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若未得行則
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正義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在今返親亡故正義去時親哭盡哀戚也哭辟市朝注爲驚望其國竟哭也自是哭盡衰義雖云斬衰且遂行正義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
而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喪已經日不笄纓故卽括髮袒也若

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纓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

降堂東卽位

西鄉哭成踊

注已殯者位在下正義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襲經于序東絞帶反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旣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

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

者告就次

注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

成踊

注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

日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以爲數

正義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

主人皆升堂故

知此皆升堂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注三日三哭之明日也輒

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辟音達朝直遜反括古活反袒徒旱反鄉許亮反絞古卯反下同踊音勇闖戶臘反相息亮反下

皆同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正義熊氏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主人拜賓送賓注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

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正義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爲于僞反齊音客免音問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

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正義
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卽位與主

人拾踊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拾踊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髽於在室者也去纏大綿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北義以諸侯夫人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

也婦人髽于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
熊氏云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
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善髮者旣去纏而以髮爲大紱
如今婦人露紱其家也

○髽拾瓜反拾其家反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注主人之待之謂在母則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正義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

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

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又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旣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正義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

又明日聚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也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注壹括髮謂婦入門哭時也於時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列其異者同○相息亮反爲于僞反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

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注不言袒言寢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

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注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正義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大功則免

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

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間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

踊裹絰絞帶卽位

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擇列之處如於

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正義於此聞喪之日哭踊舉喪所祖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卽東方之位金氏榜曰經凡三言絞帶卽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垂奔喪卽位經于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經皆散帶垂三日成服絞帶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苴經下更出絞帶明要經無絞帶名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絞又日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正義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主人之位括髮祖也主人之待之也無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祖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正義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著平常吉服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正義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

墓所哭罷卽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租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

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喪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

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

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

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客待齊也釋文

齊資糧也正義容待齊持贈贈之物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繩麻卽位

而哭

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正義按雜記大功望鄉而哭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

外所識於野張帷注此因五服間喪而哭列人恩識所當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殷周禮異也正義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凡爲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差也士亦有屬吏

賤不得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不敬拜賓辟爲主諸臣在他國爲

位而哭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

哭

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正義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

凡爲位者壹祖

注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祖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祖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

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白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正義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

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爲于僞反

凡喪父在父爲主

注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

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注從父昆弟之喪正義謂親近自主之也○長丁丈反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正義小功以下雖不稅而亦免袒成踊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祖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注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正義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於此時大夫至拜之於東階卜不敢成已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

也若士來弔則先成己禮乃拜之士謂兩
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亦襲後乃拜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四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五

問喪第三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披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

以飲食之

注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纊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纊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那巾

猶頭笄纊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正義上衽謂深衣前衽披之於帶以

號踊履蹠爲妨故披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哭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夫

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

美也

注言人情之中外相應○雖斯依注爲笄纊笄古兮反禮徐所綺反跣悉典反扢初治反衽而鵠反怛都

達反

乾音干肺方廢反橐子羊反

糜武

皮反飲音蔭食音嗣夫音扶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憇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蹴踊殷殷田田如壞

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

往迎精而反也

注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將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

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

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注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正義汲汲

慕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如慕者如孺子啼

慕於母也○斂力斂反下同

斂壞音怪辟亡本反又音滿范音閑下

徐扶亦反汲音急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

矣注說反哭之義也正義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

饗之徼幸復反也

注說虞之義正義以鬼饗之者謂成壙虞祭于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成壙

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

親之在土也

注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之心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

○故哭泣無

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注勤謂憂勞○

張勅亮反愴初亮反惚音忽愴徐音慨微古堯反擴古晃反倚於綺反苦始占反枕之蔭反塊苦怪反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

注怪其遲也正義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

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

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

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

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注卽卽猶顛蹙或作扶服○卽音蒲又音

扶卽扶北反又音服

衰色追反爲于僞反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

注怪冠衣之相爲也

曰冠至尊也不居肉

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褒尊服肉袒則著免免

狀如冠而廣一寸正義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然也謂心旣悲哀肉袒形喪故不可喪其尊服而冠也

然

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

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頰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注將袒先袒將袒先耳擊

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頰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釋文

禿者無髮僨者背曲也跛者足廢也○禿吐祿反
僨於縷反跛補禍反鋗音故稽音斂顙柔朗反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

注怪本所爲施也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

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注不

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戴德曰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爲于僨反

總音思

或問曰杖者何也

注怪其義各異

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

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桐所用異耳正義父是尊極故苴惡之

物以爲杖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于父桐是同父之義或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

父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苴七餘反削悉若反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

注怪所爲施

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

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注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釋文羸劣也絞也

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

堂上不趨示不遠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

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注父有不杖謂爲母喪也

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威動使之憂戚也○羸力垂反辟首避處昌慮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五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六

寶應朱彬輯

服問弟三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

喪服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注皇君也諸侯妻子之妻爲其君姑

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服婦也正義諸侯在尊厭妻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妻子得爲母大功而妻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

有從重而輕爲妻

之父母

注妻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

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正義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

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緇麻經喪
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喪服小記云夫之所
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緇麻妻則無服今公子
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
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則直稱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
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正義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
厭無服○爲子僞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
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親亦無二統

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
之經服其功衰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旣練期旣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旣練首絰除矣爲

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纏衰正義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纏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纏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纏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吳射慈曰謂三年既練衰七升男子首經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期喪更制期衰裳經帶悉麻期喪既葬爲母練七升正服練八升義服練九升謂之功練男子帶練之葛經期之麻謂既葬之麻也有大功之喪亦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

如之

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正義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金氏榜曰記以三年

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舉齊斬聞傳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彼以齊斬對言與服問不同聞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問所言後喪反服之宜凡易服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此於既練言之者期既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既葬之葛帶其衰粗於練之功衰此嫌不得反其故葛帶服之功衰也故以明之此三年既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其期既葬者同經期之經大功既葬者同經大功之經不拘經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經故得經下服之經也鄭君以記言經期之經因以三年屬父既葬屬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經期之經皆泥于喪服傳五分去一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以爲帶之言還就而爲之說小功無變也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二年之葛

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潔麻斷本正義大功以上麻之根本并畱之合糾爲帶若小功以下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麻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

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注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正義此明晰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既免去經者謂事以下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紅小功必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必爲之加麻也若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免音問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木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正義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

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總與小功之經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不變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旣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之葛也○

稅吐外反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

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

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旣練齊衰變旣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緝耳下殤則否言踐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正義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庾蔚之曰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喪最在上

所以不言期耳鄭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
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
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
其如總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
得相變邪。長丁丈反纂徐

音蒜重直勇反爲于僞反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

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
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正義君謂列國諸侯之君夫人
言諸侯夫人如諸侯外宗之婦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
夫人爲天子亦期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按周禮外宗之
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
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
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有名
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按周禮云內女之有
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

之內文世子不爲天子服注違嫌也不屬與君所主夫人是二也

妻大子適婦

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大也正義此三人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

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上爲國君斬小君期大

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大音泰適丁歷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所服服也

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

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近臣謂閭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緝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近是臣得從君服也○驂七南反乘音剝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

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注弁經如飼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

他事不至喪所正義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出謂以他事而出亦著錫衰其首則皮弁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將葬斂殯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當事首服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臨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君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陸農師曰大夫相爲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錫思歷反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經重也稅猶免

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正義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絰

重故也。唯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喪絰猶不去也。
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
又免去絰也。君子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亦不可自奪。
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己喪禮也。○免絰音勉。
朝直遙反

稅吐活反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趙注

正義言比

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七

寶應朱彬輯

間傳第三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衰之發於容體者也

注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爲似正義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故貌不爲之變

又不爲之傾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表義耳吳幼清曰苴者有子麻色蒼黑

貌之惡似之枲者無子麻色亦蒼而黑淺止謂止而不動貌動者象春之生貌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忻也小功緹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常

其或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甚薄可也云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王氏懋竑曰爲父斬衰爲

母齊衰然以斬衰齊衰對言則爲母亦通言斬衰而齊衰則指世叔父母耳故下文云父母之喪齊衰之喪其不以齊衰爲母喪可知也

大功之哭三曲而哀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

之發於聲音者也

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哀聲餘從容也言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御反聲也小功總麻

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吳幼清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哀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儀於起反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

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正義皇氏以爲說

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唯徐以水反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奠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正義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醋也若不

能食者得用醯醬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與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醯呼兮反食音嗣醯音禮禪大感反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

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

於居處者也春秋襄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葬衰

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齋居倚廬寢苦枕草白虎通曰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

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成

不虞也練而居聖室無飾之室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節翦不納

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

禫而牀注节今之之蒲革也正義蒲革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

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聖室

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眾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吳幼清曰士斬衰不居倚廬者乃臣爲君服父爲眾子齊衰不居寢室者尊者爲卑者服也又曰旣虞卒哭芻不納則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爲異小祥後乃得居寢室也喪有席則與大功初喪同禫而牀乃與小功緇麻初喪同也○节戶嫁反翦子賤反柱知距反楣音眉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太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緇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曰緇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

是極列衣服之差也正義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繩故云緇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事謂鍛治其布縷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按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續力主反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纁縗要經不除葛洪曰小祥中衣黃爲裏縗爲領祔吉也故衰裳無負版及縗縗者紅之多黃者也崔凱曰祥者心前衰解領去首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纁無所不佩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斜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而四斜之帶輕旣變因爲飾也婦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

帶在下體之」婦人重之辟男乎也其帶猶五分經去一
日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此素綬者玉
藻所云縗冠素紱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
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
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綬
通典宋庚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情而制故清降則
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縗以齊代斬耳若猶斬
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齊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
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知斬之名本生於始死之
服以名其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正義斬衰三升
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
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
縗既疎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縗漸細與吉布相參
故稱成布也卒哭受服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五
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作四股斜之縗而相重未受
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練冠縗緣
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
用練易其冠又練爲中衣以練爲領緣也大祥則首服素

冠以縞紩之身著朝服而爲祥祭祭訖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紩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縗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禫禫之時元冠朝服祭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緇七緇反縗徐音掾悅絰反

縗古老反縗息廉反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

注因上說而問之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

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注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

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射慈曰斬縗既葬縗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百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分殺小之耳仍遵母及伯叔昆弟齊衰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之謂包言其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短期喪

既葬服上服六升之衰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正義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重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曰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注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射慈日既練男子有葛帶婦人有葛經男子首經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更制衰裳經帶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還服練衰男帶練之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婦人得葛帶不服大功之葛帶而帶期之葛帶者斬衰既練婦人除葛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若

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經差之宜也。男子不絰大功葛經而絰期之葛經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

重直
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適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注此言大功可易齊

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射慈曰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適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衰既葬爲母七升正服衰八升經帶悉葛婦人首經以葛要帶故麻也亦就五分去一殺小之耳又遭大功之喪更制大功之衰裳男子亦麻爲要帶經期之葛經婦人易首經以麻帶期之葛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衰男子婦人悉反著朝喪既葬之大功既帶也庚蔚之日聞傳所謂當是謂期廟之大功若是大

功之廟記當明之期廟最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謂期廟長中已自大功不復指明廟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又明下廟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服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聞傳大明斬衰變受之節因備五服麻葛之分總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連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變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廟者其如總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邪正義兼服之者卽前輕者包重者特之義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小功之麻同齊衰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注此竟言有上服旣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旣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緇之麻同主爲大功之
之殤長中言之射慈曰謂大功之親爲殤在小功總麻者皆易練葛著麻經帶以終喪之月數而反三年之葛謂若從父昆弟姪庶孫之長殤中殤在小功婦人爲夫叔父長殤在小功中殤在緇麻者也此殤麻亦斷本變三年之葛者正親之也下殤則不言賤也正義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纏細同則得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注服重者謂特

後麻兼前服葛也

之後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正義以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男子則易要婦人易首俱得易輕也遭後服初喪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之後

禮記訓纂卷三十八

寶應朱彬輯

三年問弟三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間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吳幼清曰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

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注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

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正義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吳幼清曰日者設爲答辭也情謂哀情文謂禮文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

可益之而加重也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也陳可大曰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

是所謂無易之道也○稱尺證反易音亦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

爲至痛極也

楊倞注荀子禮論篇曰創傷也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仍

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暮月而已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

爲至痛飾也

注節情之章表也釋文鉅大也愈差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

已復生有節也哉

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正義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常之禮何有限節也哉○創者

瘠鉅音巨
愈徐音庚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王氏念孫曰古者則其羣匹也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嗚號焉蹠蹠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注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楊倞注禮論篇曰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屬音蜀喪息浪反巡徐詞均反過古臥反號音豪蹠本又作蹠直

亦反
囁直錄
反喟張畱
反嘵
子流
反頃苦穎
反知音智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烏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注言惡人薄於

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王氏念孫曰患邪淫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又脫陋字荀子禮論正作愚陋邪淫從讀爲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烏獸之不若也下文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荀子禮論正作縱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注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正義駟馬駟

疾空隙狹小以駟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注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正義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

限節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惠氏棟曰焉於也彬謂壹使足以成文理猶大學言壹是以修身爲本經傳中多有以壹起義者○夫音扶馳音四隙本又作卻去逆反

然則何以至期也

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人後者父在爲母也。

曰至親以期斷

注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正義檢尋經意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

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是何也

注問服斷於期之義也

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

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注法此變易可以期也。正義言

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聖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期音基

然則何以三年也

注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

曰加隆焉爾也焉

使倍之故再期也

注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彬謂猶於也下同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注言使其恩不若父母

故三年以

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

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注取象於天地

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正義隆謂恩愛隆重殺

謂情理殺薄間者是隆殺之間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

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皆取法於天地取則於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一歲情意變改故假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既法天地

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注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注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正義上古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加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但唐虞以前

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殺色
界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八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九

寶應朱彬輯

深衣弟三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

日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祿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正義長衣中衣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純而已其長衣以素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之深衣深遂故謂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注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母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見膚注衣取形長無被土注爲子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益下下宜寬也正義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若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揜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江氏永曰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最是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揜之者右旁也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爲之上狹下副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裕之高下

可以運動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裕衣袂當掖之縫也釋文裕
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動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
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正義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注當急難爲中也正義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被彼義反裕本亦作脇音各肘竹九反袂彌世反詘邱勿反厭於甲反韻畢婢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每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之殺正義深衣其幅有六

幅交解爲二

袂圓以應規

注謂胡

曲裕如矩以應方

注裕

也古者方領

如負繩及踝以應直

注繩謂契與後幅相當

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

下

今小兒衣領

如負繩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注齊

故規

繩

者行舉手以爲容

注行舉手謂揖讓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

正義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

以下齊如權衡者以

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

注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

五法已施故聖

若仰則心有異志者與

人服之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

平故先王貴之

注貴此衣也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擅相

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注完且弗費言可苦
衣而易有也深衣者

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按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祫音劫踝胡瓦反齊音咨相息亮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

注尊者存以多節爲孝續蓋文也三十已下無父稱孤釋文大父母祖父母也正義若一在一亡不必純

以橫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吉不具純故節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續也純袂緣純邊廣各

寸半

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緺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祫廣二寸釋文鄭

注既夕禮云節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綺下曰揚也正義揚謂深衣下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也○大音泰橫胡對反縫悅絳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九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

寶應朱彬輯

投壺第四十

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
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

實曲禮之正篇釋文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注矢所以技者也中士則鹿中

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而釋文
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正義中受筭之器按鄉射記
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不云兕中
者略之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
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
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主人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

正貌爲謙辭

釋文王肅云

杆不直哨不正也段氏玉裁曰

第注考工記曰哨頃小也正義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

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

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注固之言

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奉音捧枉紆往反哨七笑反樂肴戶交反重直用反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

注賓再拜受并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正義賓

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

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主人阼階上拜送

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辟注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正義主人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辟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按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義亦通也○般步干反還音辟音避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

卽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卽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是物正義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乃退反阼階之位西面揖賓於是賓主各來就筵物謂射

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劉氏台拱曰注疏皆以此就筵爲就投壺之筵愚謂反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

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云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王氏念孫

曰按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筈之事若筈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間字夫有壺有席而後有間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間矣間字蓋涉上文兩楹間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間以二矢半之文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筈興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筈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筈而立以請賓俟投正

義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度徒洛反筭悉亂反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旣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

之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釋文比頻也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以矢本入者名爲入爲之釋筭若矢以未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又

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拋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正爲謂勝飲不勝之爵也禮以三馬爲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故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若頻得三成或取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按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按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比毗志反勝尺證反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問若一大師曰諾

注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通

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正義按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狸吏持反間間廁之間大音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

於右主黨於左

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

投者退各反其位

正義反

位謂主黨

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

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

曰左右鈞

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

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

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

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

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正義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賢謂勝者也假令十筭則曰五純也九筭則曰九奇也朱子曰恐是九筭則曰四純一奇○數色主反純音全奇紀宜反

命酌曰請行酌酌者曰諾

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說文釋

實曰觴虛曰觴段氏玉裁曰觴者實酒於爵也韓詩說爵觚觴角故五者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爵也觴者爵爵不得名觴然投壺之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請行觴固罰爵也

敬養

注酌者亦酌奠於壘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賜灌敬養各

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正義鄉射禮弟子奉壘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觴升酌南面坐奠於壘上是也○賜失羊反字或作觴同跪其委

反奉芳勇反灌古亂反養羊尙反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

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

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正義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筭當中之西也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正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卽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爲榮

正爵旣行請徹馬

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旣徹馬無筭爵乃行

筭多少視其坐

注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

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喪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王氏念孫曰鄭注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筭長尺二寸

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也

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注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

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

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正義此一節以儀禮準之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籌直由反扶方于反頭吉井反躍羊略反柘止夜反

魯令弟子辭曰母撫母教母僕立母踰言僕立踰言有常

爵辭令弟子辭曰母撫母教母僕立母踰言若是者浮

注弟

子賓黨主黨年稊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襃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辭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撫教慢也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爲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

邱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憲
好吾反教五報反借音佩浮縛謀反

鼓○□○○□○○○□○○○□○○○○○

○○○魯鼓○□○○○○□○○○○○○○

□□○半○□○○○□○○薛鼓注此魯薛擊鼓之節也

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釋文○圓鼙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口方鼓鄭呼爲鼓也其

聲高其音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注投壺之鼓半射節

鐘鐘然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
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

壺正義按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於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

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賈
則屬主黨也此樂人非瞽矇視聽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
黨而觀禮故知

非作樂瞽人也

魯鼓

○□○○□○○半○□○○

○○○□○○口○辭鼓○□○○○○○□○○○○○○○

○□○□○○口○半○□○○□○○○○○○○○○○

注此二
者記兩

家之異故
兼列之

禮記訓纂卷四十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寶應朱彬輯

儒行第四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

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正義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

事記者錄之以爲儒

行之篇○行下孟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

疑爲儒服而問之

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邱

不知儒服

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

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
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
二尺二寸袂尺二寸釋文章甫殷冠也正義披謂肘披之
所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達
披也則此大袂深衣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
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與音餘披音

亦長丁丈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畱更僕未可終也注遠猶卒也物猶事也畱久也僕太
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搢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行下

孟反數色王反更古衛反

哀公命席注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

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注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

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呂與叔曰君子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求其學也足以爲天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席上之珍自貴而侍賈者也方性夫曰席所以藉物席以藉之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喪尊之至也晏氏光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彬謂聘如湯使人以幣聘之之聘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

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

者

注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幅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正義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

也粥粥柔弱專愚之貌方性夫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其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其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晏氏曰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願繫馬于軒弗視小讓者觴酒豆

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賤難進者進以禮也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於羹也仲尼之不脫冕是已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慢音侵易以鼓反芻章六反

儒有居處齊難

王氏引之曰難讀爲懲說文懲敬也小雅楚茨篇我孔模矣毛傳曰模敬也爾雅同

模懲難聲相近故字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

其坐起恭敬言必先行必中

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

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闊訟正義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而避險阻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爲行道德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應害如此○齊制皆

反難乃

旦反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
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
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注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

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釋詁勞勤也正義言儒懷忠信以與人交不貪金玉以與人競不祈土地之富以義自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言儒者親近於人

○積子賜反易以取反見贊偏反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釋詁淹久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搜搏不程勇者也虧毀也

王氏念孫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己之勇也文選辨命論注正作不程其勇

引

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注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

之也驚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摯省聲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基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正義此明儒者特立不羣之事言儒者人以貨財委之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不苟且而愛也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改其所守而苟免也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亦不追悔將來之事亦不豫防愆過之言不再爲之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也不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達事則謀不豫習也○淹於廉反樂五孝反好呼報反劫居樂反沮在呂反驚音至擾俱搏反搏音博斷音短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濁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注 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渾渾之言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濁音辱數所具反毅魚既

反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說文櫓大盾也或作櫓墨子備城門篇櫓

廣四尺高八尺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

有如此者

注 甲冑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千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更改也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

也前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此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胄直又反擗音魯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

說文窬穿木戶也一

日空中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

易衣而出弁

白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

者

注言貧窮屈道任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

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簾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弁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

謂君應用其言釋文方丈爲堵簾杜預曰柴門也圭窬郭

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

也上鏡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戶以蓬爲戶也甕牖以甕爲

牖正義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壞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蓬戶謂牆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壞牆謂牆口也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

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
得一日之食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語君答而用之不敢
以疑謂已竭心力不敢猜疑於君上也上不答不敢以詔
者有言不用及不見使則靜默不敢詔媚求進也呂與叔
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食其力以求免
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
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辭
也彬謂疑與僨同比也比於君謂僨疑於君不敢以疑猶
言上交不濱若君答而用之又何猜疑之有○堵
音覩箠音畢竈音豆蓬步紅反甕烏貢反牖音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
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
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注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

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謹如屈仰之伸假借
字也猶圓也信或爲身正義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
後世楷模適之也不逢明世也上弗援不爲君上所引取
下弗推不爲民下所薦舉也雖比黨其危已而行事舉動
猶能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胡邦衡曰適弗逢世所之與
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稽古
奚反楷苦駭反援音袁

推昌誰反讒仕咸反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注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
固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
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不
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正義君子雖復隱處常自修
蓋不傾邪也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屈

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爲閑弊也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呂與叔曰陶者之爲瓦必圓而割分之分之則瓦合之則圓義取諸此方性夫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

和主寬裕言之故也○行下孟反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

如此者

注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正義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祁午不辟怨若祁奚舉讎人

解狐也程效其功積累其事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唯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辟音避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

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注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

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正義前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任舉謂親近者遠

相致謂遠相招致也集韻舉稱引

儒有潔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齷而翹

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

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注臺猶疏

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不臨深而爲高隔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正義潔身謂潔絜其身不染污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此云非但身所特立凡

獨行此行故更言特立也呂與叔曰陳言而伏入告嘉謀
嘉猷順之於外也伏者閉而不岀之謂靜而正之者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麤而翹之以其事之麤者
微發其端而爲之兆蓋先其未發而止其爲惡先爲之兆
以嘗其爲善方性夫曰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
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
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蓋同乎已者不必善異乎已者不
必惡同而與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異而非之則直諒
多聞之友去矣○漢音早壘本又作旄七

奴反翹祁饒反沮徐在呂反行下孟反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

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

其規爲有如此者

注強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正義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

侯長沮桀溺是也博學以知服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按算法十黍爲參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王氏引之曰謹案二言鎰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鎰鍾以事人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鎰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高注曰六兩曰鎰倍鎰曰鍾與鄭注八兩爲鎰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鎰鍾之磕諸注曰六銖曰鎰八銖曰鍾說文亦曰鎰六銖也鍾八銖也衆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鍾二鍾則鎰則又以十二銖爲鎰此數之少者也記以鎰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當以六銖曰鎰爲正解方性夫曰強所以自勝毅所以致果皆立己之道也立己或至於絕物故繼之以與人學雖貴乎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讀聖而庸行矣故又貴乎知服○砭音脂又音旨鎰側其反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

如此者

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正義方猶法也同術則同方也但合

志同方

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謂

與友同仕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

流謗之言則不信其言也庚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朋友所爲與己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方性夫日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樂音

洛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舞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注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

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正義溫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孫接言孫辭接物禮儀樽節是仁之外貌言語談說是仁之文章歌舞喜樂是仁之和悅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性夫曰溫良則和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有本然後可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繼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仁之能繼以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節故繼以仁之文有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仁之和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以仁之施○孫音遜分方云反施始政反儒有不墮穢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注墮穢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愚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不充或爲統閔或爲文彬謂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言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蓋草木搖落變衰能如歲寒松柏者鮮故貧士失職侘傺不得志以墮穢言揚雄方言禮

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襪襪自關而西謂之襪
又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疏襪人之不自檢
束者亦似之故修飾之君子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
之節焉故謂之不充詘若質言之不墮襪乃君子之貧而
樂不充詘則富而好禮之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詘病病爲儒名
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詘病猶恥辱也
譯文命名也妄王云虛妄也杜預云戲而相媿爲斬也王氏念孫曰此言衆人不知儒之實故常以儒相詘○隕于敏反穠戶郭反詘求勿反愚胡困反閔本亦作愍武謹反
妄王音亡尙反詘徐音遺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間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

不敢以儒爲戲

注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間儒服

逢問儒行正義言加信行加義是記所錄終沒吾世是哀公之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終